

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幸福无关奢华

□李子健

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,一个盛夏的海河岸边。

华灯初上,暮色渐浓,我与友人沿河漫步,边走边聊。这时,耳畔传来一个女孩的声音:“还能坚持吗?累了,我就下来吧!”我与友人同时转头,只见一个满头大汗的男孩正背着一个女孩吃力前行。“不累呀!背你比扛水泥轻多了。”男孩一脸憨笑。再看背上的女孩,双臂紧紧揽在男孩胸前,脸颊温柔地贴在男孩的肩上。

看到此情此景,不禁心生善念,我便问道:“生病了?需要帮助吗?”没等男孩回话,我又接着说,“前面不远就有医院,我的车停在附近,可以开车送你们过去。”这时男孩和女孩几乎同时答话:“谢谢啦,大哥!”女孩抬起头笑靥盛开:“我没生病,他是我对象,让他背着我玩呢!”随后发出了一串甜美的笑声。再看气喘吁吁的男孩,黑红的脸庞已是满头大汗。我不由对女孩生出一丝埋怨。心想,这炎炎盛夏,轻装出行还出汗呢,玩什么不好,没灾没病的,却要自己的男朋友背着走,这也太不懂得疼人了。身旁的朋友叹息一声,向我摇了摇头。

我们和男孩并行走着,看那

男孩脚下破旧的绿球鞋和那挂满泥土的裤角,判断他可能是某个建筑工地的小工。哎!草根阶层的男子汉,就连女朋友也要来占他上风。想到这里,匿怨的我笑着对女孩说:“下来走走吧!看你男朋友汗水可以洗头了。”

女孩红着脸要挣脱男孩的手臂:“好了,够数了,放我下来吧。”谁知男孩将女孩向上耸了耸,满脸甘愿地笑着说道:“我数着呢,还差50步。”他们的对话让我有些好奇,于是故意放慢脚步和他们攀谈起来。言而得知,俩人是从安徽乡下来津打工的小夫妻,男孩在建筑工地做小工,女孩负责给工友们烧饭。今天是她们结婚一周年,小伙子要为爱人买一件漂亮的衣服。女孩说喜欢的那件价钱贵得吓死人,要150元。男孩转过头来插话道:“她嫌贵,死活不让买。”女孩说:“150元可以给爸妈买很多大米了,这么多钱穿在身上,我心里不舒服。”女孩收起笑容说:“老家的房子被洪水冲走了,爸妈至今还住在窝棚里,等我们攒够了钱,要给爸妈建个砖房子。”女孩向我说着,更像是说给她的丈夫听。

我问女孩:“你为什么要让他背着呢?”

这时男孩停下脚步说:“她舍不得买衣服,让我背她走150步就算送给她那件150元的衣服了。”闻此之言,一种莫名的敬佩油然而生,我向男孩伸出拇指,开玩笑说:“兄弟,你赚了!”这时女孩说:“够数了!够数了!”男孩仍然不肯放手,女孩双手挠动男孩的腋窝,男孩才笑着放下了女孩,抹了下汗水说道:“我真的赚了,不是赚了150元,而是赚到了一个贤惠的好老婆。哈哈!”女孩也笑了,笑得是那么甜蜜、那么幸福。

望着他们渐远的背影,思绪难平。此时迎面走来四五个时髦的女子,有的穿着奇装异服,有的浓妆艳抹,华灯之下,为海河岸边增添了几分跳跃的色彩,当我们的目光回到那对穿着工服的小夫妻身上时,一切的花枝招展瞬间失去了色彩。

在我看来,唯有那用150步顶150元的小夫妻才是彼时彼刻海河岸边最美丽的风景。



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你的名字

□周海亮

35岁那年,男人因脑部受伤失去记忆。那一年,女人30岁。现在男人80岁,女人75岁。45年来,女人用尽一切办法,可是男人的记忆,依然没有丝毫恢复甚至好转的迹象。

他不记得自己的名字,不记得自己的过去,甚至不记得刚刚发生的事情。他不认识父母,不认识妻儿。不仅如此,男人还会常常做出一些疯狂的事情。他会笑着将花盆摔出窗外,笑着用牙齿咬断电线,甚至笑着吞下一枚鹅卵石或者铁钉。

因为意外,男人不仅失去了记忆,而且变成了傻子。他的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他的身边需要时刻有人陪伴,所以女人陪伴了他整整45年。45年里,女人如一朵花,开放,然后慢慢枯萎,几近凋零。

45年里,女人也曾产生过离开的念头。当她拖着病体还得照顾男人,当她刚刚收拾好的屋子再一次被男人弄乱,当她的脸颊被男人无缘无故地咬破,当她遇到真正关心她、喜欢她的另一个

男人……然而最终,女人还是顽强地将她与男人的日子继续下去。她说,男人不能没有她,她不能没有男人。

问她,为什么?她说,因为爱情。可是男人对她,还有爱情吗?每当别人问起男人,她是谁?男人就会盯着她的脸,懵懂地说,不认识。每一次,事后她都会认真地告诉男人,我是你的妻子啊。男人说,哦,却是面无表情。当第二天,有人再问男人,她是谁?男人仍然一脸茫然,不认识。

她笑。她不计较。她说,我知道,他还爱着我。45年来,这句话,她说了千遍万遍。没有人理解她,只有她知道,她对自己,没有撒谎。因为,在梦里,男人常常会:玲。尽管醒来以后,男人会忘记他的话,甚至会忘记他的梦,但是她不计较。

每听到这个字,她都会流泪。玲是她的名字。混沌不清的男人,仍然记得她的名字;忘记一切的男人,仍然记得她的名字。如果这不是爱情,这是什么?

就因为这个字,她陪伴男人走了45年。并且,她知道,不管如何,她都会继续陪伴着他,直到永远。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



风箱匠:良板刨光巧设计 疾风劲吹万业需



民间工匠

文/彭忠
策划/运斋
图/妍言
永革
世江
丽敏
庆堂

风箱已有千百年历史,初时只是铸造兵器工具的铁匠炉使用,后进入百姓家庭并广泛使用。

风箱匠皆为民间木匠,属于一种专门手艺,特殊工种。其使用的工具,也是铍凿斧锯及墨线、斗子、尺子、子刨等,用料多为干燥松木、杨木、桐木板材,以旧房屋拆下的废旧梁、檩最佳。

风箱的主要构件为箱体、风道板条、把手、风杆儿、活塞板、前后呼哒板、顶板、插盖儿和风嘴子等。箱体是一个长方形,有大小不同型号,最常用的是中型风箱,长不足一米,宽30厘米左右,中间穿入拉杆,前端连接缚满鸡毛的毛头,后端伸出箱外连接拉手。前后下端各有一风门,内侧底部装有风道,上面有能活动的箱盖。靠锅灶的一边留有风嘴,嘴内装有舌头,拉动时风便从风嘴吹出。

风箱的制作流程也非常繁杂,第一道工序:打线,解板,主体箱体板厚1.5厘米左右。第二道工序:刨面,拼板。刨光解好的毛板,按尺寸平整好,保证严丝合缝,不能有半点弯曲。第三道工序:凿扣,合缝。扣是斜的,叫“斜扣”,小锯细凿,分毫不差。合缝时要

用胶,保证密不透风。第四道工序:制作配件。结合箱体制作每个配件,包括风道、毛头板、拉杆、前后呼哒、舌头、风嘴、箱盖等。第五道工序:勒毛头。毛头多为鸡毛,相当于风箱的肺,勒毛头是个细活。第六道工序:安装毛头。安装毛头前,箱体内挨紧毛头的地方以及拉杆都要预先打上蜡,以保证润滑流畅。勒好的毛头放入箱体,用拉杆穿入固定前端。第七道工序:封盖。盖子插入后,风箱整体形状呈现。第八道工序:装舌头。舌头虽小,但很关键,起到左右逢源的效果。不大不小,摆动顺畅。第九道工序:装风嘴。风嘴一般为独木凿成,起到收风成束的作用。

风箱使用年深日久也会磨损,活塞周围的鸡毛极易磨蹭脱落,届时风力会越来越小。风箱匠把风箱上面的板子抽开,把连接拉杆的大板子卸下。大板子比较厚,四边有凹槽,旁边有小洞。风箱匠把鸡毛一撮一撮捆扎好,用线绳逐个勒进凹槽,大板子四周都勒满鸡毛后,再将大板子重新装进箱体,工作就完成了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人们为了生计,为了逃避缺衣少食的困境,会使出一些解



术以应对不良环境。由此一些师傅做风箱技术不外传。尤其安装风箱嘴(出风口内的风箱舌头)这一关键要领从不外传。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时都是在没人注意时进行的,但没有一人真正学到它的奥妙之处。

罐装液化气接踵而至百姓家中,让风箱失去了用武之地,皆被闲置一旁,走下历史舞台,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。